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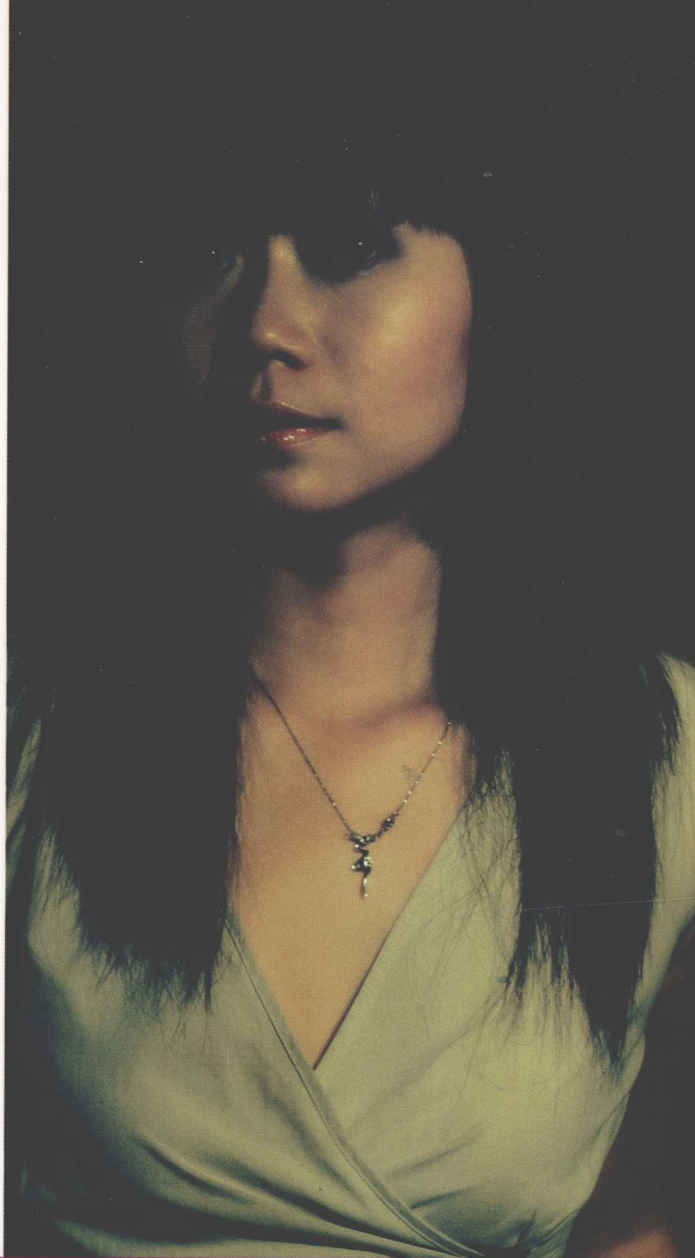
沏杯热茶，聆听他们之间的深度对话，重新打量这些璀璨的生命

名流

吴虹飞访谈录

一个有着多重身份的记者
一个弹着吉他唱歌的女子
对阵纵横当代的名士之流

没有隐私，只有坦诚
没有对抗，只有共鸣



最能引起深层次
探讨的公众人物

《南方人物周刊》
为历史留存的一份底稿

新华出版社

海岩：造星者的诉说
艾未未：一个世故的疯子
张元：从『地下』到『地上』
阿来：文学就是我的宗教
冯唐：难得一辈子当流氓
慕容雪村：论爱是不可能的
郑钧：我不是最美的花朵

吴虹飞◎著

名流

吴虹飞
访谈录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名流 / 吴虹飞著. —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09.1

ISBN 978-7-5011-8689-1

I. 名… II. 吴… III. 名人—访问记—中国—现代 IV. K820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02725号

名 流

总策划: 胡 杨

责任编辑: 张宏辉

版式设计: 李 曼

封面设计: 李彦生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

邮 编: 10004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4.5

字 数: 276千字

版 次: 2009年1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09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11-8689-1

定 价: 26.80元

本社购书热线: (010)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: (010) 63072012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: (010) 69559371

A 书写的快乐

多么浮躁多么甜俗的现世！世界越来越支离破碎，我们越来越无法取得共识。书写和文字，或许给了人们另一个幻想的可能。这些人，或者轻，或者重，或者真诚，或者矫饰，这一切，都不再重要。只是写那么多字，不知道心里是否孤单呢？

海 岩：造星者的诉说 /2

“金钱的作用很大。这个时代，大部分的恶都是金钱弄出来的……金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主角，男一号兼女一号。它的推手太厉害了。”

汪国真：人民说你是诗人你就是诗人 /8

辗转周折，学苑出版社找到汪国真，以“最快的速度、最高的稿酬、最好的装帧”为承诺，在23天内，出版了汪国真首部诗集《年轻的潮》。汪国真一炮走红。

阿 来：近乎传奇的个人史 /14

这个传奇式的人物矮矮胖胖地坐下来，言语不疾不徐，也并不十分响亮。嘴里来句“他妈的”，强调个人化的体验却总是用“我们”来指代“我”。他强调宿命感，但是作为一名藏族人，他却对藏密持强烈的怀疑态度。

冯 唐：难得一辈子当流氓 /22

你以为他是中文系毕业，至少应该是外语系毕业，可他读的却是协和医科大学，本科、硕士、博士，一口气读过来，大好的、茁壮的、闷骚的、牛逼哄哄的青春在临床医学的福尔马林和尸体中度过，鲁迅如此，罗大佑如此。

慕容雪村：论爱是不可能的 /28

“我不是害虫，但也不是益鸟，只是一个心中狐疑的家伙。我对自己很不满意，我随时都想变成别人。”曾经有人问他为何取名“慕容雪村”，他说因为有一首诗云：“江南慕容容，相随到雪村。”出于某种诚实的品德，他后来承认那是他杜撰的。

廖一梅：爱情多么美好，但是不堪一击 /36

1999年，廖一梅和孟京辉结婚后，写了《恋爱的犀牛》，无钱排演。没有人相信戏剧能挣钱，费尽周折，在与朋友商定好，如果还不了钱就发配廖一梅写一年电视剧之后，孟京辉坐着地铁，把二十五六万现金从石景山分几次用双肩背包背了回来。

吴淡如：“写作是一辈子的事情” /42

大学4年换了4个男朋友，21岁时仅仅通过6秒钟就决定了自己的第一次婚姻，轰轰烈烈以失败告终。她后来的丈夫Simon在巴厘岛第一次遇见她时，只觉得伊脸上赫然写着四个大字：“生人勿近”。

柯云路：历史会证明一切 /47

每个作家都可能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我没有。我最困难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作为朋友来帮助我，我成功的时候也没有人来给我喝一下彩，我完全都是独立行动。

B. 艺术的光影

让我们感动于生命，它的卑微、琐碎、麻木和恳切。这里有着生活的无奈，还有着不明不白的爱情，无中生有的忧伤，不知所到的尊严，以及无意中流淌过的时间。

谁来为虚空作证、反思？谁为热闹非凡的人间图景做了另外的注解？人们继续狂欢，继续遗忘，大步奔向前。脚步太快了。谁来守望着逝去的时间碎片，谁来记录人们已经忘怀的，内心的隐秘世界？

赵 涛：“她将是中国最好的演员” /54

与其说贾樟柯发现了赵涛，不如说他发现了女性的另一种真实的激情和美，这是我们曾经忽略了沉默的美，平实但绝不俗。贾樟柯对于外部世界的理解是令人感动的，而赵涛犹如桥梁，有效地传达了它。他让她在电影面前重新开始了生活。

艾未未：一个世故的疯子 /60

一个世故的疯子，一个天真汉。这是一个有趣的艾未未。他是建筑师，也是艺术家，文艺书籍的编辑，他还是一个热心于公共事物的，散漫、即兴的知识分子。

王 度：没有家乡的人 /75

王度对中国的艺术和艺术教育充满了“腹诽”，且直言不讳。巴斯卡尔·博斯认为，王度是“加载了一个世纪的大众媒体的罗丹”，他拥有“将自己置身于社会的中心，并直面其时代”的野心。

黄燎原：现在主义的神人 /79

除了做乐队经纪，黄燎原开了一个广东饭馆，并准备着4月份开一个画廊，主要做前卫艺术的展览。他也想做一个“艺术超市”，把艺术家的作品缩小成小工艺品，为此他将去佛山、景德镇物色烧窑的作坊，同时编写《中国现在艺术手册》。

温普林：身体力行的嬉皮士 /85

漂流是多年的生活方式。他简直是兴致勃勃、顺理成章、意简言赅地，为自己定了性：哥哥我就是个盲流！

当刚出道的实习记者按照常规的励志故事来问：请问你从小就立志做一个盲流吗？

温普林为这样发聋振聩的提问惊呆了。张了好一会嘴，才说，谁从小就立志要做盲流了？

马岩松：用建筑表达自由 /92

像一夜蹿红的摇滚歌星，一个来自中国的年轻建筑师突然出现在所有的报纸、杂志、电台和电视上，颇为戏剧化，这就是马岩松所为。

王 兵：守望时间碎片的人 /96

感谢他们为消逝的历史，为这些热闹非凡的人间图景做了另外的注解。大家依然要继续遗忘我们的生活，大步奔向前。而这些人却守望着逝去的时间碎片，记录那些我们执意要忘记的隐秘的内心世界，目光炯炯。

张 元：从“地下”到“地上” /103

作为一个“地下导演”，国内的观众看不到张元的电影。有一天他终于想通了：“我一定要让我后面的电影在国内上映。”于是有了《看上去很美》和《北京杂种》。

第六代导演：站在大师的背后 /108

他们都是60年代生人，鲜有系统的理论，往往容易被生活感动；他们曾经长时间站在大师的影子里，通常不认为自己具备某种天分，从而是一群信奉努力的理想主义者；他们性格谦和而又坚强，清醒而又自省，相信个人命运与时代密切相关；他们关心当下人的生存处境和内心世界，也相信电影的形而上功能，唤起人性中被遗忘的细节，他们通常被认为坚持着中国电影的艺术良心。他们不只是何建军、谢东、王超和盛志民……

文 隼：香港电影圈的大佬 /120

香港电影很好看，他的故事可能比电影还有趣，但他“不会告诉你的”。他熟知坊间的各式八卦，更重要的是，他知道哪些能说，哪些不能说。他懂得江湖。

郭凯敏：一个时代的恋爱 /127

郭凯敏曾经是一个时代的偶像。他和张瑜的热吻惊世骇俗。有人说，《庐山恋》教会了一代人恋爱。张瑜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说，“小郭当时脸都红了。我一看，心里想，我亲了小郭了，我对不起他，我得请他吃饭。”

C. 歌唱与声音

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歌唱？因为爱？因为虚荣？因为无休无止地对生命的渴望和热爱？

一场恩宠，一场虚荣。一切不能从头来过。荒芜的岁月，那些等待，一低头的温柔，那些期盼、倔强和深深绝望。昙花一现，不值一提的温存。再不相爱就老了。

郑钧：我不是最美的花朵 /134

目睹父亲辞世，他一下子就老了，那年他8岁。孤独的、忧伤的、坚硬的、敏感的，一起注入身体。缺失的就已经永远缺失了，无力挽回的童年。他却奇迹般地停留在漫长的青春期，固执地盘桓在有关自由、激情、绝望、颓废的惯常话语中。

朱哲琴：音乐在我的血液里 /140

朱哲琴那时说，想去当导游，当导游可以赚钱，又可以去很多地方玩。

何训田听了，有些生气地说：“你绝对不能当导游，太可惜了。”遇到何训田之后，朱哲琴才成为了朱哲琴。

陈绮贞：华丽的冒险 /146

所谓的“华丽”，只是在诠释，追逐音乐的过程就是华丽的冒险。然而整个创作和录制过程，都是从极其朴实平凡出发。包括写歌，在陈绮贞一个人住了十几年的小房间里完成。16天内，《华丽的冒险》完成了。

黄舒骏：一个不安于室的人 /153

“天才就怕不够天才，坏又不够坏，天天都想离开，却不知到哪里才能换骨脱胎，属于我们的精彩，早已经不复存在。”

李云迪：我离大师多远不需要我来肯定 /158

“我觉得，我从中得到了很多快乐，我在每一次演奏中得到快乐的支持。如果我是表演成功，我之前的辛苦就没有白费，我觉得大家得到了我给他们的东西。这是我的快乐，从其他人身上得到的。”

李谷一：我是艺人中最不幸运的一个 /165

说什么靡靡之音、黄色之音、亡国之音、亡党之音，太过分了！当时我想，这么大的共产党，怎么可能让我一首歌就给唱垮了呢？

D. 历史的回声

一个民族要形成自己独立的健全的精神谱系，逐步建造一个足以与世俗世界抗衡的精神共同体。中国还有可能重新塑造这样的一个精神共同体吗？必须扣问历史。

沈志华：“草根”出身的历史学家 /174

“草根”身份的沈志华的一些史学观点备受争议，但他冷战史方面的造诣却少有出其右者。面对来自“正规军”的责难，沈志华苦笑道：“我对现在的教育体制深恶痛绝，那就是在摧残知识分子，就是一架行政机器。”

杨奎松：历史研究如同破案 /182

“历史研究有些像刑警破案，通过种种蛛丝马迹，深入发掘拓展，找到更多的线索，运用逻辑分析和推理，把所有能够掌握到的历史碎片串联拼合起来，最后组成一张相对完整的历史过程图。”

杨天石：不喜欢蒋介石的“研蒋”专家 /192

蒋介石早年思想性格上有许多毛病，好色、多疑、暴躁、任性、孤僻，我最近又加了一条——自恋。他总是过分地喜欢自己，把自己的作用估计得过高，他这6个性格，我一个也不喜欢。

傅国涌：为中国实业家画像 /200

“知识分子和实业家这两个近代产生的阶层，就如同历史的两个轮子，他们都是推动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力量。”“要说今天的实业家精神中有哪些缺失？他们缺的往往是社会责任感，更缺的是健全的现代核心价值。”

展江：另类书生与新闻学者 /207

在一些地方，官媒合一已经发展到了商媒勾结和官商媒共谋，伪公共领域制造了媒体的伪公共性，以至于传媒难以充当公众期待的社会转型守望者的角色。

林洙：为爱执著一生 /21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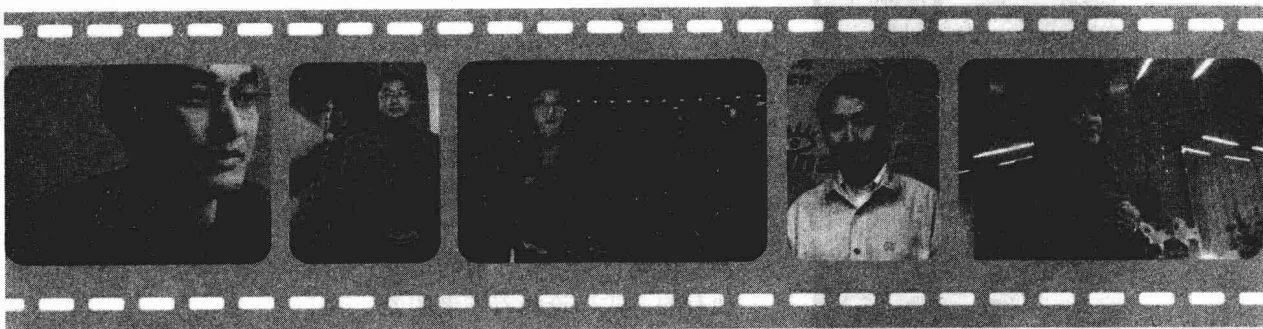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女人，她对快乐的要求是卑微、诚实和隐忍的。无论是梁思成生前的才学成就，还是林徽因身后的名声显赫，注定了这个既无学历也无地位的女人的后半生，只能存在于光华背后的暗影中，默然无语……她的快乐在于传播她丈夫的思想与精神。

后记

书写

d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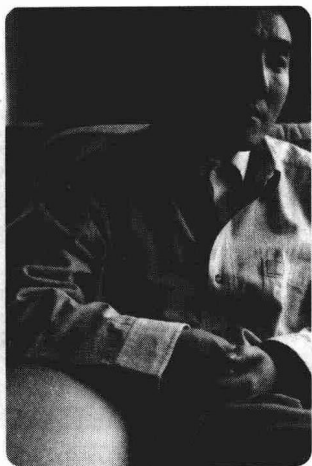
快乐



多么浮躁多么甜俗的现世！世界越来越支离破碎，我们越来越无法取得共识。书写和文字，或许给了人们另一个幻想的可能。这些人，或者轻，或者重，或者真诚，或者矫饰，这一切，都不再重要。只是写那么多字，不知道心里是否孤单呢？

海岩：造星者的诉说

“金钱的作用很大。这个时代，大部分的恶都是金钱弄出来的……金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主角，男一号兼女一号。它的推手太厉害了。”



在中国，你可以不知道海岩，但是不可以不知道他的作品，从《永不瞑目》到《玉观音》再到《舞者》，海岩以其独有的方式，诠释着不老的爱情神话。

1998年，海岩在锦江饭店北方公司游泳比赛上拿到冠军。那一年他已经44岁了。那天比赛，其实他是作为公司领导坐在主席台上的，突然停电了，偌大的体育馆顿时热气蒸人。“实在是热得受不了了，我说谁给我找个游泳裤吧，我也下去游两下算了。”这一试，就是冠军。“我们是大公司，各路参赛的小伙子们都是提前组队，训练了好久，都想有好的表现，根本不会有谦让一说的。”

《北京青年报》登出了他的照片，“同时那一版登了3张照片，一个是我得冠军的，还有一个是乔丹的，还有一个是罗纳尔多的。”他说：“敢情我就是个四肢发达的运动奇人哪！”

海岩刚出1米7的个子，当年是北京劳改局篮球队的，还参加过北京市公安局的游泳队。这些大系统的运动队差不多都是专业级的，要脱产训练。“我在原单位人的印象当中，就是一个打球的。领导找我谈话，都是劝导我，你是不是该学点文化了？你也不能头脑简单、四肢发达一辈子！”

写《便衣警察》的时候，海岩已经当了处长，做了十五六年的公安了。据说，他后来一年写80万字，不管好和不好，这已经让人瞠目。还听说他一边写一边哭泣，记者求证时，他说道：“有过，但那种时候少。”

“我是百工里面的匠才。”海岩说，“写小说也好，做警察也好，打篮球也好，游泳，装修，干一行爱一行。过去我们是海军航空兵，我是地勤，做电器员修理电机，每天都动手，跟电工打交道，复员回来还做过汽车修理工。”

● “我在昆仑饭店是一把手……”

“有一次单位让我到一家机关自办的小饭店里帮忙。那饭店经理看我年轻又勤勉，刚好手边又缺人，因此向机关要求让我多留几天，冒充值班副经理搞搞接待，结果一留留了15年整。我当时本来就是临时借调充充数的，没想到后来竟假戏真做当上了全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的会长。”

刚到昆仑饭店的时候，国内基本上无人懂得酒店管理，那时甚至没有酒店这个说法，都是招待所。管理昆仑饭店有好几批人，有留学回来的，瑞士的、洛桑的，也有美国的、英国的，还有日本的、上海的。国企内部很多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人事关系，他要面对的是：内部原来积累下来的矛盾、人事问题以及体制冲突。

“当时不光财务，我还管人事、销售和客务、客房、餐厅，还有综合服务、市场部……内部矛盾大也罢了，总经理是美国人，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矛盾很深，美国人走了，上海人来管，北京人和上海人之间又有很大的冲突，天天像吵架一样。

“比方说，一个客房里面，卫生间厕所的这个门是应该开着、关闭的，还是半开的？有的人说，肯定是关着的，哪能客人一进来就看见一个恭桶呢？也有人说，厕所是要通风的，关住了会有异味。还有人就说，应该是虚掩着的。这就能吵个半天。

“过去认为酒店出售的是什么呢？出售的是床位，出售的是餐室，后来呢，出售的是服务。现在更流行的，酒店实际上出售的是一位文化、一种品位。”

海岩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讲课讲的是旅游管理，他对记者侃侃而谈：“酒店，尤其是高星级酒店，能成为国家的窗口，而且是上流社会的温床。

“我们国家也是有上流社会的。不是有钱就可以做上流社会，我们理解的上流社会，就是一帮统治阶级、寄生阶级的骄奢淫逸，其实不是这样的！上流社会自有他的道德规范，喝茶有喝茶的规范、抽烟有抽烟的规范。递一个名片、握个手、吃饭擦嘴也有规范的。如果当众擤鼻涕，或者说抠鼻腔，这肯定是不尊重他人的对不对？礼仪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。

“我在昆仑饭店一直是一把手，我从一家店做到现在30家店，从一千人做到一万人，最早跟着我的人，慢慢都从连长当了团长，从团长到了师长，从师长当了兵团司令，都在事业上有了很大的提升。

“你要知道，国企是很复杂的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我能够在一个岗位上干20多年，并且把我所有的部下、把所有跟着我做的人带起来，这其实并不容易。”

● “写纯粹的爱情”

他对琼瑶、金庸都不以为意，因为自己就是通俗小说的大作家。他笃定认为：“人之初、性本善”。人们都是向往美好事物的，比如纯粹的、没有交易关系的爱情。“其实我主要是描写人性最原始的光辉。”

“一个人可能很奸诈、很狡猾，但他交朋友肯定不乐意交奸诈和狡猾的人。一个人整天吊儿郎当，在外面找情人，可是找老婆不会也找一个烂货，不可能的，人总是渴望得到好的东西。

“现在文学界，流行写丑的、写边缘、写极端，以暴露、以批判为己任，或者写一种虚无。文学不完全是揭露，让你认识生活，同时也是让你善良，让你认识美，抚慰你的心灵。

“其实写美是很难的，因为美容易让人家觉得矫情，让人抗拒。我的作品大部分的读者还是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更抗拒了。他能够看进去，我认为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。

“大家觉得讲故事的小说没劲，层次比较低。可是，你把中国的作家挑出来，有几个会讲故事的？我们的电影、电视剧，瓶颈是故事，对吧？你像前几年几部大片，张艺谋的、陈凯歌的、冯小刚的，技术上完全可以进入到世界商业电影的台阶了，被诟病的就是故事啊！”

但是讲故事的才能从哪里来呢？

“讲故事说到底，一个是作家讲究感性，非常感性，另一方面，你要把一个故事讲好，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也是非常重要的。你要把千头万绪的东西理得很清楚，怎么抽丝剥茧，一层一层地铺展开来，然后再收得住，整个的布局谋篇要有一个规划和统辖。很多作家，天分上是不够的，他有感受，但是做不了理性的控制。可能我这些年从事行政组织工作，对理性思维有帮助。”

写作是海岩的意外收获。“他们老以为我是一个处心积虑的人，说我都是想好了，外界需要什么，我就给什么，我完全没有。老百姓希望大团圆，我从来都是写悲剧的；老百姓需要情节性很强的，我的节奏很慢。我喜欢什么就是喜欢什么。”

“换一个时代，我也这样写。”

● “与其改造社会，不如改造自己”

海岩说自己是一个“没有安全感”的人。童年时期，父母被造反派隔离，他10岁辍学，开始独立生活。他不敢上街，怕被人打，15岁参军。他的少年时期相当内向，并且易怒、暴躁。

他选择变成一个好人和某种英雄主义的情怀有关。“我慢慢地由于生活中的不顺利，产生了一种宿命的情绪，就是说不胜天，整个的社会和自然界太强大了，个人的愿望、个人的努力都是很渺小的，与其花一些无用功去改造社会，不如去改造自己。”

他是识时务的。“中国的知识分子历史上就是受压抑的，到现在也没有到外国知识分子那种地位，中国因为是官本位制、金本位制，所以文人的地位基本上是不高的。”他做了很多年昆仑饭店的老总，这样，他还可以为他的作家朋友买单。

吴虹飞：你经历过很多事情，最后也没有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家伙。你是怎么变成一个心平气和的、对唯美的一个描述者呢？

海 岩：做一个善良的人，有可能在这样的社会里吃亏，我就吃了很多的亏啊。你会有两种出路，一种你要改变自己，你也要以恶对恶了，还有一种，你可能认了。

这个历程，也还是挺挣扎的，想做恶人，也要胜任的。让你抢银行，你那个心理素质就不行的。当你把善作为一个人生准则、当成一个习惯的时候，你要改变它很难的。我觉得好人应该建立一种做坏事的心理障碍，当你做恶事的时候，你会有心理障碍。比如说你憋了尿，厕所很远，你就在当街尿，你就尿不出来了，因为你没有这个习惯。你即使做了坏事，因为种种利益的驱使，但你内心的这种压迫老是重压着你，终有一天，你受不了这个重压，你要去补偿。

吴虹飞：你有没有宗教信仰？

海 岩：我没有宗教信仰，我是共产党员。但是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一个政治远景，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和谐、世界大同，它其实和很多宗教所追求的极乐世界是殊途同归的。我对宗教是很喜爱的，作为一种学说、一种思想。比如道家、佛教、还有基督教都是劝人向善的。你做善事未必现在就有报答，也许未来会有。

吴虹飞：你会相信这个吗？

海 岩：我不完全相信，可能我们受到的科学教育太深了。但是，关于人是否有灵魂，灵魂是否不灭，是不是有来世呢，都是不太完全确认的。我只知道，

从常理来讲阴阳是平衡的，善恶也是平衡的，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，在多数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形。

吴虹飞：你相信你自己写的小说吗？

海 岩：不相信，只是心向往之。

吴虹飞：你怎么看待金钱？

海 岩：金钱的作用很大，这个时代，大部分的恶都是金钱弄出来的。和过去不一样，过去可能就是权力，或者说某一种荣誉啊，现在主要是金钱。你看所有的光鲜亮丽的事物背后，只要是在利益空间比较大的地方，都是有黑幕的。金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主角，男一号兼女一号，它的推手太厉害了。

吴虹飞：你觉得通货膨胀对爱情会有影响吗？

海 岩：……

吴虹飞：你和出版商、投资人、娱乐圈打交道，看起来游刃有余。

海 岩：其实我做的工作和我的个性是相悖的，比如我在政府机关、在警察机关、在企业，那就是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，这是一种后天的磨炼、生存的需要。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选择，我想选择一个自己独立的工作，不现实。不像现在，社会给大家提供了机会，我想当个画家，我画就行了，我想当个作家，我写就行了。那时候国家统一分配工作，你自己当作家、当画家不现实的，你什么都没有，劳保、医疗、住房，等等，你自己解决不了。

吴虹飞：体制对才华有遏制吗？

海 岩：其实遏制得很多的。要是我一开始就做小说家，可能成就会大些吧。我大量的精力，最美好、最旺盛的时候都是贡献给了机关工作啊、警察啊、企业管理啊，每天16个小时在上班，占去了你90%的精力。

我觉得，好像受我益的比较多，包括我的演员，我受他们益的也有，但是互相受益，平衡一下，我可能付出的更多。所以算命的也说，可能我是上辈子做了恶，伤害了不少人，这辈子就是要还给很多人。所以只能问耕耘，不问收获，下辈子可能生而有福吧。

吴虹飞：出演你电视剧的演员，很容易就红了。

海 岩：其实选演员的时候，也受很多因素的影响。比如说投资方要求主要演员要跟他签约，而我们看中的演员都有约了，都有公司、经纪人，就很复杂，或者他的片酬比较高，或者又有一些其他的戏，结果都不能用。

你看我用的演员多是新人。可能他们个人在第一部戏上表演能力、气场不够。公平地说，我剧本的角色，对演员帮助更大一些。

海岩穿质地很好的西装，待客的地方有上好的茶水和古典书籍。他是自信

的，只有在照相的时候，他露出了微微的紧张。而后来，他也承认了：他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。

他和荣辱富贵紧密相连，到现在他更愿意独处，他和动物相处得非常好，并且以他们为荣。“动物对爱的回报是最直接、最本能的。”

他有时也是孤独的。

“当你一个人空虚寂寞时西瓜也许是你最好的发泄。你可以用刀割它、削它、砍它、劈它，同时你可以发泄自己，高声喊：‘我杀瓜，我杀瓜，我杀瓜啊！’”

他的生活是“被动”的，“命运都是被动的，工作都是组织安排的。”他一生中，“几乎没有主动要去追求一个什么事。”

吴虹飞：写东西呢？

海岩：写东西？这算事吗？我在地摊上看到那么多人写的东西，我想我不会写得比他们更烂。

多年前，公安处的海岩拿着他的第一部小说《便衣警察》去找已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退休的前总编严文井，严文井建议海岩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，他果然投了过去，却音讯全无。他自行找了过去，却发现自己的稿件，厚厚的，却连打开都未打开。他开始劝编辑打开来说：“请你读一下第一章的前几段就好。”

当时华国锋出访日本，国内出版部门印了一本新闻画册，这样紧急的政治任务也是半年后才印好，以至于画册送到日本的时候，日本还以为华国锋又访问了一次日本，而《便衣警察》的出版速度远超过了华主席。到了后来，他的长篇《舞者》，从动笔写第一个字，到卖出30万册，仅用了7个月时间。

“现在，一夜暴富的人、一夜成名的人太多了。你看超女、快男，你看北影这几天在招生，人多极了，可是能成功的是少数。

“我其实很少主动地去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。有时候，年轻人问我人生理念或者处世哲学，我说信天命、尽人事，对你们这个年龄来说，可能嫌悲观了。你不把眼前的事做好，这么一点点的积累，你哪有未来呢？”